

目 錄

緣起	/ 五
讀書求學中的師友	/ 十一
因工作而結緣的師友	/ 八三
因書寫而結緣的師友	/ 二二九
結語	/ 三六五
附錄：從「問世間情是何物」說到《人間有知音》	/ 三六九
師友知音索引	/ 三七五

緣
起

八十歲之後，我沒有計劃寫回憶錄，卻有了編印師友書信的念頭。進入八十，雖仍無韓文公（愈）未到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的老態，我知道，今日香港男士的生命預期已過了八十之歲，但到了八十，畢竟是進入老之「已至」之境了。進入老境，最顯著的徵象之一便是常會回憶往事，念想舊日的師友。

年來閒時，我會不經意去翻看往時師友給我的書信，有時因找不到一些心中曾有的手札，感到感然有失。一年來，我幾次在大學的研究室、家中的書房，翻箱倒篋，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找到了可能找得到的百多封書信，但有幾位師輩的手札是找不到了，業師路逾（紀弦）及林語堂、徐復觀、殷海光諸先生的信定是在多次搬遷中散失了，當然我是有憾恨的。

我出生（一九三五）於中國大陸，讀書並短期工作於台灣（一九四九—一九六七，其間兩度赴美留學），工作卅四年並退休於香港（一九七〇自美到港迄今）。此集所收的書信（只限中文手書）均來自兩岸三地結交的師友。我有緣結識的師友大致屬於三類：一類是我讀書求學結識的師友，一類是工作中結識的師友，一類是因我的書寫（學術、事〔政〕論、散文與書法）而結識的「同聲相應」的師友。

* * *

本集所收的雪泥鴻爪，皆來自我長輩、同輩的師友，唯一例外是我先嚴瑞林（春山）先生（圖1）的家書，其實，父親也是我書法的啟蒙師。先嚴之於我，亦父亦師，不止教我寫字，更教我做人。父親幼受



圖1

金耀基父親金瑞林先生

儒學薰陶，有文才，鄉里稱美，雖窮困而不肯自棄，寡母賢德有識，忍心變賣祖田，助他走出天台縣嶺跟山區。父親攻讀法律、有意仕途，年輕時曾任東陽、海鹽縣長，當時縣長幾乎是集立法、行政、司法於一身，他以「父母官」自許，愛民如子，清正自守，政聲遠播。東陽縣長離任時，上千縣民夾道相送不捨，故後來有回任東陽之美事。抗戰勝利，以才能與清譽受宣鐵吾先生之邀請，出任上海警察局秘書長，當時官場有「五子登科」之說，但父親除房子、車子是公家提供之外，兩袖清風，連司機老劉因父親不肯應酬，無外快可收，度日拮据，不半年便哭求離調。父親一生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民黨第一次行憲，召開國民大會，他決心返鄉競選國大代表，與他競逐的是天台縣國民黨委主任，其間波浪曲折，遠非

感受，但一九四九年他還是隨國府遷居台灣，以後一直在台灣司法院任參事。安貧樂道，無怨無悔。父親一生最大遺恨是沒有再回到故國家園，這裏刊印的父親家書（圖2），正值文革浩劫時期，他的憂國思鄉的心情，

蠅頭之體，最近先公接獲叔函，藉表憂
先新闢石，舊院台，欲立之，下以風大
受，雖有生，氣興，以陰契，裁自以候，予
例，健康，以作，年，遂，而，主，親，錄，予，父
晨，則，忘，作，神，候，則，就，近，教，以，是，言
以，思，一，身，想，上，地，自，出，性，合，及，是，因
脫，與，宗，鄉，戚，友，涉，於，水，深，火，熱，之，中，者
其，分，助，不，替，淚，信，如，注，
村，息，日，為，山，有，令，廣，接，二，等，秘，書
徐，更，以，就，任，以，市，長，旅，人，累，留，暫，久
新，能，能，月，以，多，早，轉，優，任，是，使，之，為
佳，抄，不，必，信，矣，

予，昨，陽，公，發，這，在，有，十，餘，年，學，原，自，矣
毫，毫，嗜，好，而，而，忘，水，有，其，其，字，公，五
十，年，九，之，公，此，有，生，之，年，乃，為，如
是，然，天，何，予，以，大，年，眼，看，地，是，是，不
清，或，去，事，為，國，家，社，會，多，所，貢，獻
耳，予，的，年，四，恐，難，來，港，理，力，以
準備，由，此，後，次
周，子，忠，好 春，白，上，有，有

圖2

金瑞林信

他始料所及，終因鄉民奔走相助，連老太婆都不懼山區跋涉之苦，投了父親一票。老太婆未必知道什麼是民主，她只知道父親是清官、好人。父親勝選後，還曾有過幾被取消當選人資格的鬧劇，父親對國民黨自然有他的

躍然紙上。

在摩挲亡父手澤時，驚覺此集中的師友，半已不在人間（王雲五、錢穆、梁漱溟、朱光潛、費孝通、楊慶堃、浦薛鳳、鄒文海、陶百川、李卓敏、李國鼎、殷海光、楊聯陞、余紀忠、柳存仁、張佛千、牟潤孫、嚴耕望、鍾期榮、吉川幸次郎、小川澤樹、李亦園、朱堅章、劉述先、劉佑知、遼耀東、孫國棟、徐有守、包遵信、李洪林、湯一介、羅孚、江兆申）；半年來，兩位多年香港中文大學同事，桂冠詩翁余光中大兄與國學大師饒宗頤亦相繼謝世，魂歸天府，真不能無弘一大師所云「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的感慨，更猛覺「此身雖在堪驚」。我暗暗告訴自己，老矣！我必須儘早把這些師友書信編印出來，如果任其流失、湮滅，則豈止憾惜，直是罪過。

香港中華書局總編輯趙東曉博士得知我有編印師友書信集的念頭，當即表示願意全力配合。東曉是讀歷史的，又有編輯的專業修養與眼光，能得到他的鼎力幫助，何其幸哉！本集的編輯式樣便是東曉兄的構思。

讀書求學中的師友

結語

此集刊印的書信，時間跨度五十年，所收師友的手札，來自兩岸三地與海外，曰：「四地書」，非不宜也。從半百以上的書信中，可看到我在大陸、台灣及香港三地從少年到老年之生活的點點滴滴，也可側面看到我自中學讀書到大學教書及退休後數十年書寫人生的片光吉羽。在這個集子裏，不止是師友的書信，也是我寫師友、我寫我自己，雖是一鱗半爪，不及全貌，也幾乎是我半部的「回憶錄」了。

我必須說的，這裏所寫到的師友僅僅是我留有書信者。今日之世，用書信者愈來愈少，用電話、傳真、手機、電郵者愈來愈多，書信或將有一日再不是人間傳意達情的載體了。正因如此，我這本師友手札的結集出版，意義或更多矣。

古人曰：「見書如面」，書信是一種最有手與心的溫度的書寫。看到手札，便像有如見到書信人的本真。書札含有的情意元素，決非其他書寫或媒介可以比稱，尺素之所以可寶，正因如此。書信的魅力因書之人而有異，有可傳世之人，其書亦必可以傳世，斯集所收，其人其書可以傳之於世者，實亦多矣。於我個人言，我最珍惜的是我的知己、知音的書信。知己者，知我之人；知音者，知我之書寫者。知己實必也是知音，蓋我之生亦書寫之生也。

自古以來，有知音難逢之嘆，劉勰《文心雕龍》之〈知音篇〉有云：

知音者難哉，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我是幸運之人，我八十年的人生，做人做事，實不少有相知相重的知己。我五十年的書寫，尤不少有同聲相應，嚶嚶求友的知音。知己知音，不必多情，而情在焉。問情是何物？答曰：「情有多種，情之清而貴者，知己知音心中一點靈犀耳。」我生也有幸，一生正多靈犀一點相通之師友。陳寅恪先生感今世解人難得，而有「後世相知或有緣」之寄託。我則有幸，今世所交已多「有緣」之人，不少且成為「相悅相重相知」的師友。

何其幸哉！我的一生。

故名「金耀基師友書信集」曰《人間有知音》。